

民族研究译丛

(1)



云南省民族研究所编印

前 言

我国西南地区和东南亚地区的民族有着历史渊源的关系，他们的语言大多分属藏缅语族、壮侗语族、苗瑶语族和孟高棉语族四个语族，历来受到国内外研究民族问题学者的重视。我省的民族也是属于这四个语族的，与东南亚地区不仅区域相连，而且民族的形成和演变有着密切的关系。为把我们的研究工作搞得更好，我们决定不定期编印《民族研究译丛》，介绍国外的有关论述文章，提供有关研究人员参考。由于人力有限，我们对译文无力进行认真校对，读者在引用时请自行核对原文。

云南省民族研究所历史研究室

一九八三年十月

目 录

泰国泰族古代史料选译.....王叔武选译 (1)

石寨山文化的担承者

(原载《石棚》10号) [日]白鸟芳郎著 朱桂昌译 (38)

试论宋代华南的土著种族

(译自《中国大陆古文化研究》1980年第九、十期

合刊)[日]冈田宏二著 纪仁译 (67)

现代越南的编史工作

(译自《Historians of Southeast Asia》)

.....P.J.霍尼著 张尚谦译 (80)

克罗姆教授的著作

(译自《Historians of Southeast Asia》)

.....C. C. 柏格著 王筑生译 (93)

缅甸编年史题解

(译自《Historians of Southeast Asia》)

.....U.Tet 吐特著 解炳昆 郭绮云译 (104)

泰国泰族古代史料选译

王叔武选译

导言

一、泰国古代史大事记

二、暹罗人

三、公元五——十三世纪的暹罗

四、暹罗史（公元1351——1451年）

五、南通是速古台的一世王吗？

导 言

1961年，我因承担研究中印半岛古代史的任务，开始接触到一些有关东南亚古代史的问题；接着，与王玉笙同志合作，进行“东南亚泰—掸族来源问题”的专题研究。后来，由于国内形势已不断发生变化，研究工作中止，于今且十有余年了！不仅原来积累的资料早已大部散失，而往日的强记之学也忘得所剩无几。近年来，有的同志询及有关这一问题的情况，不时地引起了我的一些忆昔之情，谨就手头尚存的资料选译了几段，汇成此编，聊以为谢。

关于“东南亚泰—掸族的来源问题”，不言而喻，也是研究泰国古代史的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因此，有必要在这里简单地介绍一下关于这一问题提出的历史背景。

十九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正值英占缅甸、法据印度支那之际，并且他们也“以为‘中国的瓜分’迫在眉睫”（A.R. Colquhoun: 《China in Transformation》162页，1912）。但是，他们要自东南亚由陆路侵略中国，不论是从越南、老挝，还是经缅甸、泰国，都必须通过泰、掸族地区。因之，他们对东南亚泰—掸族的研究，一时便热呼起来。一个伦敦大学印度支那语言学教授名叫拉库柏里（T. de Lacouperie）的，为了配合这一侵略活动，先后编造了三种伪史。首先，他在英帝吞并缅甸的那一年（1885），为一个“中国通”名叫柯克洪（A.R. Colquhoun）所著的《在掸族间》（Amongst the Shans）一书写了一篇《导言》。题为《掸族的摇篮》（The Cradle of the Shan Race）。他在这篇文章里，把汉族文化的发祥地——陕西黄土高原，说成是“掸族的摇篮”。接着于1887年，他又写了一本名为《中国人以前的中国诸语言》（The Languages of China before Chinese），把汉族说成是外来的，汉族未来以前中国的语言是掸语。那么汉族是从那儿来的呢？他终于抛出了那本臭名昭著的《远古中国文化西源论》（Western Origin of the Early Chinese Civilisation），说什么汉人是来自巴比伦。这一连串的捏造是十分笨拙，以致一些西方学者也不得不认为“中国人源于巴比伦”之说早已“过时”。但是，他把中国的腹地地区说成是“掸族的摇篮”，对于帝国主义者挑拨我国与东南亚泰—掸族之间的友好关系，以便他们从中渔利，仍然是具有实用价值的。诚如杜德（W.C. Dodd）在其所著《泰族》（The Tai Race）一书中直言不讳地说：“任何

人从研究他们(泰族)及其邻族的历史中,必将极为深信,这里是一个极具战略位置的民族,任何影响这个民族的,将会对其五亿人口的亚洲诸邻引起反应。”(该书339页)因此,自十九世纪末叶以来,国际上仍有一批人为之修饰捧场,以伪乱真。

但是,根据我国的史籍记载,至迟在公元前二世纪以前,在我国云南与缅甸边境地区早已有了泰—掸族先民,当时称之为“滇越”,接着,称之为“掸”(东汉)、“僚”、“越”(魏、晋、南北朝)、“白夷”、“白衣”、“老挝”、“暹”(唐、宋、元、明)、“焚夷”、“摆夷”(明、清)等,史不绝书。他们早已定居于我国云南西南边疆和东南亚,何待于公元后若干世纪才从遥远的北方逐步南迁呢?真是“溯典忘祖”。当然,东南亚泰—掸族是蒙古人种,语言属汉藏语系,他们在人类史前的那一段远古时期定居于东南亚和我国西南边疆,这是史前史,还有待于考古学家和古人类学家去解决。但就目前出土的资料来说,距离解决这一问题的条件尚远。

为了让人们都能略知拉库伯里是怎样伪造这段历史,现将其大作摘译几段如下。他在《掸族的摇篮》一文中说:(不加“译者按”的括号内文字,都是原文有的。)

“我乐意地指出,‘商’[SHANG(义为生意人)]在推翻夏朝^①后将其名取作下一个朝代的名称,这一名称是与掸族(Shan race)有关连的,而且正是他们的这一名称(或是其中的一种形式)或即‘掸’或‘暹’(Siam)一名的先行词。……“大‘勐’(great Mung)或‘大蒙’(Ta-Mung)显而易见的是同族(race),从而我们能不致失误地认为‘蒙’是‘掸’。‘蒙’的一名,我们是从以大禹(The Graet Yü)名义写的地理概览中得知(译者按:即《禹贡》),根据极古老的中国字典(纪元前五

世纪)《尔雅》，他们是在日落的地区，其精确的地点是在四川省的西部。……

“同族其他支系的名称出现更早，如‘巴’(Pa)，它的变型是‘摆夷’(Pa-Y)，它的许多部落分散于四川南部，遍布云南及其南部边境。我们得知于公元前1971年，那时中国的统治者夏启派其孟臣涂以为他们的长官。……

“我们对‘僚’(LAO)或‘哀牢’(NGAI LAO)的发祥地比其他支系的所知为多，他们的传说指出，确切的地点是牢山，在河南、湖北、安徽省之交，从这儿他们向西扩展到九隆山脉(Kiu-lung range)，此山构成陕西省和四川省的分界。(译者按：据《华阳国志·南中志》、《后汉书·西南夷传》，“九隆山”在今云南保山县境。)……

“‘巢’(TCHAO)是该族在牢山附近最东的一支，在今安徽省。其名称的含义揭示了是一个巢居人民，这一称呼是由于他们习惯用竹木支垒以构建他们的住宅。”

——《在掸族间·导言》50—53页。

拉氏虽是一个语言学教授，但他不懂汉文，不懂得汉字形、音、义三者并重，在这里以极大的随意性，把朝代名、人名、族名、地名、事物名等杂揉在一起，穿凿音声，比附习俗，形同“拆字”，甚至将商朝的“商”、商人(生意人)的“商”和掸族的“掸”三者等同起来，读之能不令人喷饭！至于他把故事发生在今云南保山县的九隆山(即牢山)，随意地搬到川、陕及豫、鄂、皖之交，那更是梦中说梦，无待究诘了。

下面我们再看他那本貌似语言学著作的《中国人以前的中国诸语言》吧！此书对那些不懂中国语言尤其是汉文的人，颇

具有欺骗性，特别是其中的有关南诏语与暹罗语比较的一节，还经常被引用，但其谬误也同样十分惊人。现将该文译于下：

“在过去云南政府所编的中国历史通报（译者按：即《云南通志》）“南诏”条下，我们易于徵引下列一些字：

‘元’（YUEN），国王自称代名词〔比较：暹罗语‘科一英’（KU-ENG），我自己〕。

‘昶’（TCHANG），国王称臣下〔比较：暹罗语‘塔姆’（TAM），卑贱〕。

‘清平’（TSING PING），第一流官吏〔比较：暹罗语‘颂’（HSONG），管理；‘泡’（P'OU），军队〕。

‘双’（SHUANG），土地的量度。〔原注：但暹罗的‘生’（SEN）有20法通或120呎，而‘双’据说有735码。〕

‘双’，田地的量度 = 汉族的五亩。

‘督爽’（TO SHUANG），三省（three Provinces）总督〔比较：暹罗语‘塔罕’（TA HAN），官吏〕。

‘总佐’（TSONG-SO），百家之长〔比较：暹罗语，‘唐曲’（TANG-CHU），名誉衔〕。

‘治人官’（TCHI JEN KUEN），千家之长。

‘都督’（TU TO），万家之长。

‘节度’（TSIN TU），四十六个执政者之一。

‘验’（KIEN）区域〔比较：暹罗语‘圈’（KUEN）（译者按：‘KUEN’，采用云南傣语地名汉字译写作‘圈’。）

‘诏’（TCHAO），王〔比较：罗暹语‘召’（TCHAO）〕。

‘山坡陀’ (SHAN P'O TO), 大和 (译者按: 原文作 ‘great Peace’, 义为太平或伟大的和平, 误。)

〔比较: 暹罗语 ‘孙戛’ (SANGT), 安静〕。

‘漂信’ (PIAO-SIN), 公元800年国王所上尊号〔暹罗语 ‘披耶’ (P'AYA), 长官, ‘唐’ (TAN), 公正的, ‘散’ (SAN), 法庭〕。

‘大容’ (TA-YONG), 兄。

‘大理’ (TA-IL), 大湖名〔比较: 暹罗语 ‘塔勒’ (T'A LE), 海〕在云南西部。

应当考虑到这些记录下来的字已经过了十或十二世纪和汉字转写的限制, 语汇的近似表明其语言纯属泰语。”

——《中国人以前的中国诸语言》第103节, 59—60页。

在上引拉氏所举南诏语的十五个语汇中, 纯属汉语的有七个, 汉语转写或与汉语相近的三个, 仍保留于今白语中的有二个, 属于氏羌语的一个, 其余三个现仍在研究中。怎么能说“其语言纯属泰语”呢?

纯属汉语的语汇有元、总佐、治人官(《蛮书》作理人官)、都督、节度、山坡陀、大理等七个, 今略释如下:

“元”: 《广雅·释诂》: “乾、官、元、首、主、上……君也”。以“元”称王, 正是汉语古义。

“山坡陀”: 《新唐书·南诏传》说: “夷语山坡陀为‘和’, 故谓之‘大和’”。是“山坡陀”为唐代汉语, 南诏语则谓之“和”。拉氏不懂汉文, 故不得其解, 误将汉语作南诏语。

“大理”: 国名、地名, 不是湖名, 湖名“洱河”或

“洱海”，“大理国”亦称“理国”、“理朝”，
1096年后又称“后理国”，是“大”字为限定词，可
以省略，“理”字为汉语“治”之义，与“海”无涉。
或谓“大理”之名出于“大厘”，亦误。案：“大厘城”
亦名“史城”，元立“喜州”，是“厘”音“僖”，
始与“史”、“喜”相谐，与“大理”一名判而为二。

其余如总佐、治人官、都督、节度，只要读过一点中国史的人，
其为汉语无待解释而自明。

其中为汉语转写的异字或与汉语相近的语汇有昶、爽和双
三个：

“昶”：《新唐书·南诏传》说：“王自称曰‘元’，
谓其下曰‘昶’。”《玉谿编事》载南诏骠信诗“元
昶同一心”，即“君臣同一心”之义。该诗注说：“
谓朕曰元，谓卿曰昶。”元字已释如上文，昶即“臣”
之义，“昶”与“臣”、“卿”读音相近，仅有开合
口之别，实即一词。

“爽”：《新唐书·南诏传》说：“爽，犹言省也。”
是爽即相当于省，而语音小讹（亦仅有开合之别），
故说“犹言‘省’也”。《新唐书》又说：“督爽总
三省”。所谓“三省”，是指中书省、门下省、尚书
省。拉氏不谙中国史，把“三省”误释为三个行省，
谬以千里。

“双”：《蛮书》卷八说：“田曰双，汉五亩也。《新
唐书·南诏传》说：“凡田五亩曰双。”是‘双’为
计算田地面积的单位，中国北方称为“垧”，各地折
合亩积数量不等。“双”（shuang）与“垧”（shang）

音近，俗语无定字。元陶宗仪《辍耕录》卷二十九引金华老人诗“招客先开四十双”，即作此“双”字，今北方通作“垧”。

谓州为垧，称兄为大容，今仍保存于白语中。

二“谓王为诏”，乃古代氏羌语。范义田在《云南古代民族史的分析》一书(1944、商务)中已指出，氏王苻坚称“苻诏”，桓玄称“桓诏”，“而‘诏’者即氏人语之‘帝王’也”(108页)。南诏是“乌蛮”，属古氏羌系，故“谓王为诏”。而泰语称大小领主亦为“诏”或“召”，此词或系源自南诏。《南诏德化碑》说：“南荒湊，覆诏愿为外臣。”“南荒”应是傣语称澜沧江为“南涯”(Nam-Kuang)的对音。

“覆诏”之“诏”当是指澜沧江下游(湄公河中游)的傣、佬、泰诸邦，“覆诏”或系傣语Pha-Chao一语的对音。此为傣族称“诏”见于记载之始。“诏”，或系汉藏语系诸语言的同源词，亦未可知。古无舌上音，诏读如刀，首读如头；如此，则汉语中的首长之“首”、氏羌语的“诏”、泰语的“召”，似同出于一源。

至于“清平官”、“骠信”二词，目前尚在研究中。晋、唐间南中受道教影响，南诏初犹然，“清平”一词似出道书。

“骠信”一词，说者以为当作“骠君”解，以“骠”释为骠国之“骠”。今案，唐代乌蛮以“骠”取为名号见于史籍者，尚有“骠傍”、“骠苴离”等，则此等之“骠”又将作何解释？由此可见，唐代乌蛮名号中之“骠”，自是乌蛮语，尚须进一步研究作出统一解释，方可得通。

上述表明，拉氏所举的十五个南诏语汇，绝大多数是汉语和乌蛮语，不是什么“纯出泰语”。拉氏捕风捉影，故神其

说，以适应当时帝国主义者侵略我国的需要，得售其奸，其说本不足信。今为正本清源，故略加译释如上，使读者知其说之伪，以为阅读本篇之助。

本编共有译文五节，选自国外在不同时期对泰国研究的具有代表性的著作和刊物中。目的是希望能使读者于此浅尝一脔，即对国外研究泰国古代史的情况有一粗略的轮廓，国内已有译本或节译的名著，如吴迪《暹罗史》、薛登方登的《The Thai People》（其中部分章节已译载《暹罗民族学译丛》中），读者自可检阅。

由于原著非一时一人所作，专名原译颇有歧异。为了保持原著面貌，译写时除于同名尽量予以接近外，并附原译名，以资查考省览。

本编第四，五节是1964年的旧译稿，这次选入，因手头无原件，未能进行复校，亦希读者鉴谅。

泰国古代史大事记

——本文译自《泰国年鉴1964—5》，原题为《远古以来历史大事》（“Historical Events from Earliest Time”），是一篇比较简洁的泰国历史提纲，这里译出了它的古代部分。必须指出，其中第一部分采用了过去西方殖民主义者的谬说，把我国古代华夏族的夏朝，以及唐宋时期“乌蛮”、“白蛮”建立的南诏、大理国，错误地认为也都是泰族历史的“曙光”，这是应予纠正的。——

泰族历史的曙光

(Dawn of Thai History)

年 代

公元前

2208 中国史籍第一次述及泰族部落。

公 元

650 至是，泰族部落联合为一国，建号南诏，其地在今中国西南的云南省。

750 阁罗凤王建大理城（原文作Talifu）为南诏国都。泰族部落移居泰国之始。

857 披容（Phrom）王子是第一位泰族统治者。建都勐枋（Muang Feng）。

856 酋龙（原文误作Tsuiling）王在征服和吞并大片土地后，把南诏泰王国提高到帝国的地位，并成为第一个（泰族）帝国。

863 南诏泰人征服安南，但在三年后，在中国人的帮助下，安南人重新获得独立。

1100 更多的泰人南迁至黄金半岛（泰国），其地当年为伟大高棉帝国的一部分。

1253 忽必烈汗及其鞑靼游牧部落攻克南诏。大泰人退出并加入其在泰国的兄弟行列。第一个泰王朝速古台（Sukhothai，或译作“素可泰”）建立。

速古台时期（1253——1350）

(Sukhothai Period)

1253—1274 泰族首领昆板·克郎陶（Kun Bang Klang

Thao) 击败柬埔寨人，攻克其首府速古台。昆板·克郎陶成为速古台王朝的奠基人和第一世王，上尊号曰“悉利·因陀罗提王(Sri Intarathit)”，也通称之为“叭龙”(Phra Ruang)。

1274—1275 悉利·因陀罗提王的第二子板勐(Ban Muang)王子，其父逝世后继承王位，仅一年逝世。其弟罗摩敢亨(Ramkanhang，或译作“那玛敢亨”)继位。

1275—1317 罗摩敢亨王统治四十多年，扩展了速古台王朝的疆域，西部直达孟加拉湾。1283年，他改革了泰文，这种文字一直传到今天。由于这些丰功伟绩，他无愧于获得“罗摩敢亨大帝”的尊号。

1317—1347 罗摩敢亨之子洛泰(Loethai)继承王位。洛泰王不能守成其父艰苦的创业，很快将土瓦及田那西林丧失给(缅甸)白古王。值此统治时期，乌通(Uthong)王子亦即未来的阿瑜陀耶(或译作“大城”)王朝一世王的势力崛起。

阿瑜陀耶时期

(Ayudhaya Period)

(1350—1782)

1350 乌通王子创立了阿瑜陀耶王朝(或译作“大城王朝”)，其后在其君临时称为罗摩提钵底(Rama Tibodi)一世王。

1350—1369 罗摩提钵底一世王推行了许多行政和法律方面的改革。

1378 婆罗摩罗嵯(Boromraja)王征服了速古台邦国。

- 1388 婆罗摩罗嵯王远征景莱王子帕软 (Prohm) 时，
殁于军中。
- 1393 泰国与柬埔寨交战。击败柬埔寨人，并取其都城
吴哥。据说第一次使用了火器。
- 1395 罗梅松 (Ramesuan) 王在位仅二年，由罗摩罗嵯
(Ram Raja) 王承袭。
- 1408 罗摩罗嵯王禅位与那空·因王子 (Prince Na-
korn In)，是为因陀罗嵯一世 (Intaraja I)。
此王在位时，数度派遣使节到中国，而中国的使
臣也数度访问了阿瑜陀耶。
- 1424—1448 因陀罗嵯一世王卒于1424年，婆罗摩罗嵯二世
(Boromrāja II) 王继位。
1442年与景迈发生战争。
婆罗摩罗嵯二世王逝世。其长子承袭王位，上尊
号曰“婆罗摩·特拉洛迦纳 (Boroma Trailo-
kanat)。”
- 1448—1488 婆罗摩·特拉洛迦纳王在政府的内政、军事和立
法部门进行了若干改革。
制定等级授田制 (Sakdi Na)。
1450年采用宫廷法 (Kot Monthien Ban)。
建彭世洛为首都，以利对付景迈的侵袭。彭世洛
继为首都凡二十五年。特拉洛迦纳王卒于1448年。
1518 缅王莽应龙举九十万劲旅入侵泰国。
- 1569 阿瑜陀耶陷入缅人之手。摩因 (Mahin) 王被俘
身死。
- 1570 缅人指定达摩罗嵯 (Dhammaraja) 王为王。其
长子纳里松 (Naresuan) 王子被莽应龙当作质子

携至缅甸。

1573 达摩罗嗟王以其一女嫁与缅王莽应龙之子，纳里松王子从俘囚中得到释放。

1578 柬埔寨进攻泰国，为纳里松王子所击败。

1587 缅王莽应里率兵25万入侵，为泰军击退。

1590 达摩罗嗟王卒。纳里松王子即位为王，时年三十五。

1597 纳里松王在阵前交锋中杀死缅甸王世子。

1605 纳里松王死于抗御缅甸的远征中。泰国疆域扩展到中国边界并且包括（缅甸的）白古和诸掸邦。

1605—1610 在1605年纳里松王逝世之际，他的一个兄弟继位，上尊号曰“艾克陀沙罗提王”（King Ekat-sarot）艾克陀沙罗提王在财政和经济上作了许多改革，显示出他自己是一个能干的行政官。始征工商业税。

值此和平时期，贸易和商业繁荣，越来越多的人安土乐耕，五谷丰登。

一个日本的冒险家名叫“山田永政”（Nagamasa Yamada）当了国王的侍卫长。

与荷兰、葡萄牙建立了商业关系。荷兰人在阿瑜陀耶建立了一个工厂。

1610—1628 王子颂昙（Songtham）于其父艾克陀沙罗提逝世时，继承王位。

山田部下的一些日本人反对颂昙王，劫掠阿瑜陀耶并将掳掠物带至碧差汶。后来国王将他们击溃。山田以忠义之故，被提升为“披耶·松纳披莫”（Phya Sena Pimuk）官阶。

第一个泰国使节派往日本。

英属东印度公司在阿瑜陀耶和北大年建立工厂。

1628—1657 披拉塞·通 (Prasart Tong) 王继承了颂 王位。现任洛坤长官的山田 (披耶·松纳披莫) 被毒杀。

1657—1688 苏昙摩罗崙 (Suthammara) 王逝世后, 纳雷 (Narai) 王登基。

纳雷王是一个伟大的政治家、诗人和学术的倡导者。

1684年, 首次派遣赴英、法的泰国使节, 并与英王查理二世和法王路易十四缔结条约。

法王路易十四遣使到泰国。

波昆 (Phaulkon) 的判处死刑和纳雷王的逝世。

1688—1703 拍梯罗崙 (Petraja) 王又名罗美松 (Ramesuan) 将国都由华富里 (Lopburi或译作“罗斛”) 迁回阿瑜陀耶。

1753 婆罗摩科 (Boromkot) 王应锡兰王的邀请, 派遣一个由十五个僧人组成的使团, 去改革锡兰佛教教派。

1767 当艾克塔王 (King Ekathat) 在位时期, 阿瑜陀耶为缅人攻陷和摧毁, 该城为泰国国都达417年之久。

达信 (Taksin) 将军亦即后来的达信王从缅人统治下解救了泰国。

1778 泰国军队略取万象, 取其碧玉佛像置于曼谷。

万象和琅勃拉邦成为泰国的属地, 直到1893年。